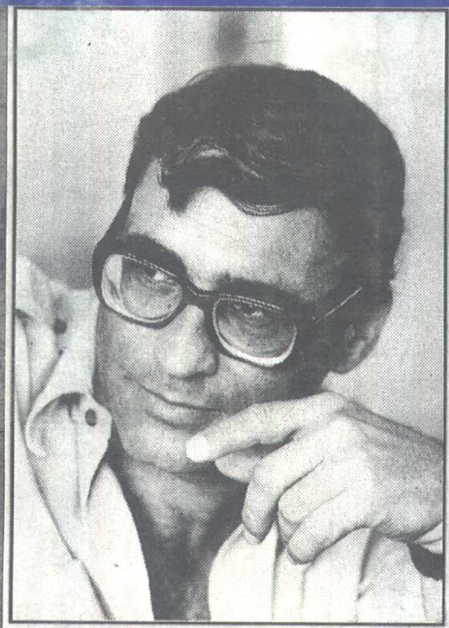


过去的延续



〔以色列〕雅可夫·沙伯塔依 著

图书馆

过去的延续

〔以色列〕雅可夫·沙伯塔依 著
麦梅娟 谢咏 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策划编辑：关天晞

责任编辑：余红梅

封面设计：王惠敏

责任技编：岑宇峻

Copyright (c) by Edna Shabtai, Hamutal Shabtai
and Orly Shabtai

Worldwide Translation (c)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Ramat Gan,
Israel

过去的延续

〔以色列〕雅可夫·沙伯塔依著

麦梅娟 谢 咏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市飞马彩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 插页 150,000 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2052-X

I·1773 定价：7.50 元

作者简介

雅可夫·沙伯塔依 1934 年生于特拉维夫，退役后加入梅尔哈维亚集体农庄。在那儿生活的十年里，他开始创作剧本、短篇小说及抒情诗，1967 年携妻子和二女回特拉维夫以集中精力写作，1981 年 8 月心脏病猝发夺走了这位天才作家的生命。

《过去的延续》被译成英、德、意和西班牙文。

内 容 提 要

一个普通的家族，衍生了无数的亲朋好友，由他们又各自维系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众多的角色在人生的舞台上唱着不同的歌。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交替出现，极不合谐，甚为怪诞。道尽了世情的淡漠、生存的无奈、人性的复杂和理想的坍塌。

作者通过意识流手法，在纷繁琐碎的生活中寻找意义，并以极具个性色彩的表现手法，使小说蕴含着幽默和无穷的趣味。其价值，透过评论界的声音可见一斑：“《过去的延续》的叙述语言非凡，使用了新的意识流手法。在文学中，极少有人如此深入地刺入家庭生活神秘故事的内核，如此深刻地把握代代相传的变化。先前严格而不成熟的生活让位于现在的充满激情却无方向的生活。”（《新共和》杂志）“这部以色列小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巴尔扎克式的图画，家庭和民族处于困境之中，生活和理想失控，天堂崩坍。”“我记不起，这几年能有一部小说像《过去的延续》以天才的手法和对道德生活实质的毫不留情的剖析而打动人。”（《纽约时报图书评论》）

戈尔德曼的父亲是4月1日去世的，而戈尔德曼却是1月1日自杀的，当时，由于不断地超脱自我，不断地反思，同时凭借“补尔活”健身器材和有规律的生活，尤其多亏了天文学和翻译了《梦幻》，他似乎即将跨进一个新时代，正要发生变化。只有塞扎尔指出了戈尔德曼之死与他父亲之死在日期上的奇怪的巧合。甚至在戈尔德曼下葬后几天他就指出了这一点。当时他和伊斯拉埃尔在厨房里，伊斯拉埃尔给他们两人各倒了一杯茶。不过，他只是把这事当作没什么意义的奇闻轶事提起来的。因为那时他实际上已抛开了一切，除了迫不得已的事，他一点多余的力气都不想花。在这个无可救药、日益沉沦的过程中，他依然衣着入时，衣服颜色光怪陆离，留起了胡子，吸最考究的香烟，暴饮暴食，见女人便追。可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他剩余的毅力都集中在他的孩子身上了。这孩子身患绝症，没有希望了。在塞扎尔看来，生活仅仅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惨败，

要不就是一场只好无奈地付之一笑的恶作剧，或者是当他被失望、懊悔的情绪困扰时痛苦地称之为“兴高采烈的自杀”的东西。如果戈尔德曼没有死，那么毫无疑问只有他本人才能试图破解隐藏在奇怪的巧合后面的含义。其实，并没有任何秘而不宣的含义，除了塞扎尔同父异母的姐姐吕阿玛可能会用嘲讽的口气称之为“带文学色彩”的含义之外。事实上，年初时，就像每年年初那样，实际是每日之初，不能忍受“生存试验”的戈尔德曼都决定翻开他生活中新的一页，就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说，亦就是完全摆脱这种试验，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另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包括了一种绝对的自由和一种完全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他有怀疑主义思想，尽管他始终信仰唯理论，但却是竭尽全力地坚信这种“生存方式”，只在某个时期例外。那时，他曾多次试图信教，但却徒劳无功；他否定了怀疑主义，也否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至于戈尔德曼的父亲，埃法拉伊姆之死，大概可以说他之正好在某个4月1日死去，那只是想开个玩笑，因为除了他过去在难得心情愉快的时候喜欢搞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逗笑的花招之外，这是他唯一的幽默方式。

埃法拉伊姆的妻子勒吉娜在他去世没几天后就开始使用斯蒂法娜这个名字。她也在这种巧合中看到了带有恶意的、报复的思想；这并不因为他选了4月1号这个日子去死——无论如何，这对于她来说已不再是某个4月1号了，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酷热难当的日子，它宣告极为令人讨厌的夏天开始了。第二天，即举行葬礼的日子，炎热会一直

持续下去，甚至会越来越厉害。整个城市罩在一层热辣辣的干燥空气里，亮闪闪，仿佛要裂成碎片，变成细细的浮尘，慢慢随着灼热的东风飘去，散失在光灿灿、万里无云的天空里。太阳当空照，散发出令人生畏的热量，整夜不停。伊斯拉埃尔淋浴完后，又在阳台上呆了好久，看着黑沉沉、空荡荡的街道，然后很艰难才睡着了。天亮以前他就醒来，几乎整个白天都躺在塞扎尔公寓房间里窄窄的沙发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栗色粗毛毯子。

早晨，天刚亮，他便坐到钢琴前面准备继续练习《戈尔德贝尔格^①的变奏曲》^②，结果却漫不经心地凭记忆弹起了普罗科菲耶夫^③的《讽刺曲》，一直到热得受不了，自己也弹不下去了，才停下来。失望之下，他又回去躺在沙发上。脑海里思绪纷乱，精神无法集中，不知为什么老想到饱受失眠折磨的德累斯顿的凯兹宁伯爵以及他的羽管键琴演奏者约翰尼·戈特尼埃布·戈尔德贝尔格，他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胡乱地想着这些名字。它们混在一起，成了各种各样的组合，川流不息、毫无变化地出现。约翰尼·戈尔德贝尔格·戈特尼埃布·德累斯顿·凯兹宁·戈尔德贝尔格·戈尔登·约翰尼·凯兹宁·戈特尼埃布·德累斯顿·戈特尼埃布·约翰尼·凯兹·约翰尼·戈特贝尔格·戈特宁·宁贝尔格·约翰尼·德累斯顿·戈尔登；而他的目光却像蜘蛛网般向前方延伸，映出他脸庞的镜子、天花

① 戈尔德贝尔格（1727—1756）德国作曲家。

② 指德国作曲家巴赫（1685—1750）为戈尔德贝尔格写的变奏曲。

③ 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俄国作曲家。

板、布满灰尘的霓虹灯和那些照片。照片挂在肮脏的白墙上，钉在把他的房间与隔壁房间分开的宽阔的门上，照片上是雪中的城市、湖泊、绿树、豪华的汽车以及裸体或穿着泳衣的古铜色皮肤的性感女郎。

一部分照片是塞扎尔自己拍的，也是他用图钉和胶粘带把它们挂起来的。这些照片使他精神抖擞，同时把他的欲望自豪地、直率地表露出来，明白地表示他没有继承他父亲埃尔温的自我抑制，他是故意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来发展这一方面的，他一直这样生活，感到自豪，引以为荣。

只是在钢琴前方上角挂着一张明信片，这是埃拉带到以色列来的，它被安放在钢琴的一个角落里：这是格列柯^①的《圣——弗朗西斯》的一个部分的复制品。整个画面是绿色的，画里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胡子拉碴的长脸很严肃，甚至可能显得庄重。他穿了一件修道士的袍子，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个颅骨给一个跪在他面前的年青人看。这个年青人离他很近，但处的位置比他低，也穿着修道士的袍子，头上也像年长的那人一样戴着兜帽，双手交叉在胸前，貌似祈祷，双眼盯着那个头颅，既恐慌又惊奇，年长的修道士则瞧着他，表情宁静，尤其显得很顺从。

一缕苍白的阳光透过南面朝街的百页窗射进来，落在明信片上。伊斯拉埃尔从沉睡中醒来，浑身是汗，目光呆呆地盯在年青人、男人和头颅上面，听着塞扎尔跑上楼的

① 埃尔·格列柯（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原籍希腊。

脚步声。塞扎尔把公寓的门开得大大的，走进了房间。他穿着淡紫色长裤，橙红色衬衫，阔脸庞涨得通红，大汗淋漓，心情愉快，厚厚的眉毛下面一对小眼睛在肮脏的眼镜后面骨碌碌地转动，好像两只快乐的小老鼠。

他从脖子上摘下沉甸甸的照相机后就问伊斯拉埃尔有没有他的电话。伊斯拉埃尔告诉他泰伊拉曾打电话找他，晚上她会再打来。塞扎尔说：“埃莉兹拉没打来吗？”同时满怀希望地看了伊斯拉埃尔一眼。伊斯拉埃尔仍然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只说“没有，她没打电话”。塞扎尔说了句“贱货”。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罗特曼牌香烟，点了一支，几乎是得意洋洋地向伊斯拉埃尔宣布戈尔德曼的父亲死了，送葬队伍两点钟离开市停尸房。伊斯拉埃尔前一天已知道这件事，这可是塞扎尔那天早晨打电话告诉他的。

伊斯拉埃尔一声不吭，一时间静得有些压抑。塞扎尔不停地用湿手绢在脸上和脖子上擦汗。他把伊斯拉埃尔惹火了，因为他让烟灰掉到地上。塞扎尔打破了寂静，问他对戈尔德曼父亲的死有何看法，伊斯拉埃尔正情不自禁地望着堆积在地上的小堆烟灰，还来不及答话，塞扎尔又补充说已经1点半了，最好动作迅速点。伊斯拉埃尔坐在沙发角落里，问是否可以不参加葬礼，到戈尔德曼家里吊唁一番便行了；尤其现在两人都知道了戈尔德曼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再说，戈尔德曼实际上不重视，甚至讨厌宗教仪式。假如可以的话，他连自己父亲的葬礼都不一定参加，更不用说参加某个朋友父亲的葬礼了。但是，塞扎尔喜欢聚会、其它类型的庆祝活动、不幸的事情或者悲

剧性事件，所以他坚持参加葬礼是他们的责任，戈尔德曼和他父亲关系的性质与他们无关。现在戈尔德曼的父亲去世了，尽管他对宗教仪式持否定的态度，他自己也信奉唯理论，但相信他内心一定不会原谅他们的缺席，不会原谅他们让他孤零零地陪着母亲参加父亲的葬礼。按照同样的思想范畴，他注意到理智与逻辑是有限度的，哪怕是世界上最有逻辑的人也有这条界限。生活不止一次强迫我们去做一些不合逻辑的，甚至令人讨厌的事，因此，不管怎么说，就他个人而言，他将去参加葬礼，如果需要，一个人也去。他催促伊斯拉埃尔起身陪他前往。伊斯拉埃尔从沙发上起来，毫无表情。他到浴室洗澡，一面咒骂塞扎尔、他自己和戈尔德曼的父亲。他的死既不使他难过，也没引起他的同情，甚至丝毫不使他觉得意外，因为他在突然脑出血之后便毫无知觉地在医院病床上躺了两星期，医生都已对他的死亡下了定论。不过，他有时会清醒一会儿，生气地要这要那或者嘟哝几句。有一天，他甚至在戈尔德曼耳边艰难地说：“我想我曾在我的一生中有过一些作为。”他每个字的尾音都已讲不出来，声音变了，沙哑而低沉，就像从阴暗的陶管中发出来的。戈尔德曼略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父亲。此时此刻无能为力地躺在死亡的床上的父亲引起了他的怜悯，特别是引起了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这种感觉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主要来自他内心深处，他始终对他父亲耿耿于怀。

医生对戈尔德曼父亲短暂的清醒不以为然，向家人建议“要作更坏的打算”。事实上，勒吉娜——戈尔德曼的父

亲在一次短暂的清醒中要人把她从床前赶开——已早有“更坏的打算”，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死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复生。”

伊斯拉埃尔曾两次陪戈尔德曼去医院探望他父亲，有时甚至进入病房。老人裹着白床单，身上连着一大堆管子，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兔子般的红眼已呈白色，张得大大的，毫无表情，脸色灰蓝，整张脸肿胀、变形。

戈尔德曼坐在床边，把手挪近他父亲的肩膀，冷漠地触摸了一下。伊斯拉埃尔站得后一点，冷冷地、甚至厌恶地望着老人。但是后来，当他和戈尔德曼走出医院来到大街上，甚至在以后的几天里以及老人死了之后，对这一幕的回忆始终使他的情绪极度消沉，那是由于他在一切事情中都看到的无能、古怪，由于时刻等待着戈尔德曼父亲的可怕而又不可避免的毁灭。尽管他可以表现得很洒脱，但一些纯属偶然的情况使这种缠绕着他的感觉不时出现；比如看到或听到什么东西，一种气味、一条报上的新闻、一段乐曲都会引起这种感觉；最近，更由于埃拉的缘故。从早上开始，他就一直地想着埃拉，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无聊透顶，房间里头又闷又热。

他和埃拉是在电影院里偶然相识的。她当时穿着牛仔褲，暗绿羊毛大衣，里头是黑羊毛套衫，跟别的女孩没两样，可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她就使他觉得她来自一个陌生的、甚至可能是不存在的地方，他倒不真的觉得她仿佛没有出处，而是觉得她是突然从真空中出现的，某一天又会消失在其中，他没法抓住她。不过，他没有向任何人说

起这种感觉，尤其没有对塞扎尔说起。塞扎尔已回到了另一个房间，那是他的照片冲洗室，里头充塞了一大堆椅子、滤色器、聚光灯、摄影器材、碎布、各种杂志、破旧的东西。他动手给相机换胶卷，嘴里哼着“ob-la-di，ob-la-da，生活在继续”，然后，他倒了半杯威士忌，来到浴室门口站住，又问伊斯拉埃尔有没有别的人打电话给他。

伊斯拉埃尔说“没有”。塞扎尔小口小口地呷着威士忌，说道：“这个戈尔德曼早就该死了，他打败了死亡，叫它片甲不留。”他又说：“他这种年纪死了，可太好了，再好也没有了。”他看着伊斯拉埃尔。伊斯拉埃尔一声不吭，把毛巾放回原处后就进房去穿衣服。塞扎尔跟着他，把威士忌杯子搁在钢琴上，把身子靠上去，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白信封，对伊斯拉埃尔说：“瞧我这些东西！”他从信封里抽出一沓色情照片，照片上是两男两女——一个金发，一个棕发，长着硕大的乳房——做爱的各种姿势。有一对对的，也有四个一起的。塞扎尔一张张翻看照片，一面独自发表议论，一种欣喜若狂的表情掠过他那通红的脸孔，他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赞叹声，还不忘记有机会就递一张给塞扎尔，嘴里发出惊叹：“你瞧这一张怎么样？”或“你给我瞧他怎么干她，这混蛋！”通通看完后，他的目光久久地盯着最后一张照片，然后才把它们全部放回信封里去。他喝了最后一口威士忌，说道：“我们喜欢结实的大腿，硕大的乳房，我就喜欢这些东西。”他把信封放回衬衣口袋里，进“暗房”呆了一分钟，出来时朝正在上厕所的伊斯拉埃尔叫道：“快走吧，别让戈尔德曼的父亲溜了。”

伊斯拉埃尔从洗手间钻出来，穿上便鞋。塞扎尔喝完了杯里剩下的威士忌。他们两人下楼来到街上。满街白晃晃的阳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稠密的空气像着了火似的，一股融化了的沥青味，尘土味、废气味和仿佛一夜之间已开了花的丁香、夹竹桃的或浓或淡的香味混在一起。热和光来自灰白的天空、人行道和房屋的墙壁，那么强烈，好像有人在薄薄的地壳下面点燃了无边无际的节日篝火，连纹丝不动的树枝上的最小的鸟儿都受到致命的打击。伊斯拉埃尔有一阵子睁不开眼睛，说了句“可怕的地狱”，然后继续走在塞扎尔旁边。塞扎尔把照相机挂在脖子上，口里哼着“ob—la—di—，ob—la—da”，一直重复着同样的歌词，不去理会是否唱得准确。

他们朝汽车站走去，因为塞扎尔的车子坏了，两周前已送进修理厂。在路上，塞扎尔问是否可以停一会，他要打个电话给维基。于是他们走进了一个咖啡店，塞扎尔拨了3次号码，对方都没人接，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上，骂了句“臭婊子”，不过，走出咖啡店后，他却微笑着说：“她真棒，这个小维基，只是可惜她已经结了婚。”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咕哝了两句，并不真的很担忧。因为一方面他觉得维基属于他，就好像一切可以给他提供快乐的东西那样，因此他希望她属于他，而不是突然属于另一个人；另一方面，他相信即使结了婚，他们还可以继续偷偷会面，悄悄地、快乐地享受床第之欢。因为归根结蒂，塞扎尔不想，也不能想象美好的事情终有一天会完结。这些天来，除了与泰伊拉和埃莉兹拉的关系之外，他整天担心的便是他的头发的

脱落，他开始真正感到痛苦了，他用各种香皂、美容品、按摩来与之抗争。尽管他变成秃顶已是事实，他还是不甘心；甚至现在在汽车站前，他都要跑进邻近的一间药店买两瓶约乔姆牌荷尔蒙，这种洗剂他已用了两星期，里面包含了一种有效的抗秃发激素成分。

就在这时，汽车来了，塞扎尔和伊斯拉埃尔上了车，付了两人的车资。他很活跃，正是这种活跃使伊斯拉埃尔越来越生气。不过塞扎尔一点没注意，因为他的脸孔毫无表情，而塞扎尔亦一心只顾想自己的事。坐下来后，他才兴致勃勃地讲他的激素洗剂。如果你相信产品说明书的话，这种洗剂是经过了14年的研究和试验才发现的，据说能根治任何程度、甚至已发展到严重地步的秃发。比如著名的荷兰拳击运动员伯夫·旺·克林弗朗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两幅照片登在说明书中间，展示了他的后脑勺在用约乔姆牌荷尔蒙治疗的前后情况。然后，他谈起了当天早上在一间罐头厂拍的照片，他还说埃莉兹拉没有给他打电话。

他心里老想着这个问题，又想到泰伊拉说过可能傍晚时分还要打电话来，便沉默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又独自沉思起来。不过，过了一会，他又转向伊斯拉埃尔，说道：“等泰伊拉打电话来，你就告诉她我去了耶路撒冷，明天才回来。”伊斯拉埃尔说：“好吧！”他通过布满灰尘的汽车玻璃窗看着商店、行人和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在一块沙质空地上，小时候他在那儿见过戈尔德曼的父亲戴着鸭舌帽，身穿汗水湿透了的工作服推着一辆独轮车，与其他工

人一道正在给建筑物打基础。

2

空气里弥漫着丁香和夹竹桃的香味，蓝湛湛的天空万里无云，空气清新宜人，甚至有点凉爽，好像那个秋日的黄昏：戈尔德曼的父亲牵着卡曼斯卡娅的黑狗，把它绑在他们居住的屋子大院的自来水管上。在当时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中含有一种阴森森的暴力和无边的恐惧。在温馨空气中洋溢着甜蜜、宁静的轻松气氛，鸟儿把巢筑在丁香、柏树、蓝花楹、巨大的榕树和红花绿叶开始凋落的一品红的枝条上、九重葛遮蔽下的管道弯曲处，它们像过节那样放开嗓子啁啾鸣啭，整个院子里一片快乐的吱吱喳喳的鸟叫声。卡曼斯卡娅自己——天知道她正在干什么！——这是个高大的金发女人，火爆脾气，醉醺醺，一双惊恐的绿眼睛，性感的厚嘴唇——可能刚刚与外号叫迪亚吉莱夫^①的退休芭蕾舞团团长，或者与大家常常看见跟她在一起的年青画家，或与其他人，可能是个管子工或是个陌生人做完爱。也可能她在埋头读书或呼呼大睡。因为她的时间安排混乱，日夜颠倒。这一点激怒了戈尔德曼的父亲，他盲目地相信世界是存在一种秩序的，有善有恶，但绝没有中间

^① 迪亚吉莱夫（1872—1929），俄国艺术评论家，剧团经理，创立了俄国芭蕾舞。

地带。世界建筑在一种有规律的时间安排上面，比如，早上7点前或最迟8点起床。而这个卡曼斯卡娅却毫无秩序，醉醺醺，以致于打仗的时候她竟然好几次穿条裤叉，戴个胸罩就下到防空洞里。她又那么任性、忧郁，有时半夜里会像个精神错乱的人那样放声歌唱，仿佛想把黑暗撕裂，让她身上困扰她的欲望，让在她唱的俄国曲子、歌词里的欲望把她带走，带到苍穹之外的地方。总之，她是那样的堕落、绝望，有时会在罪恶、谎言或海淫中寻求解脱。但是戈尔德曼的父亲拒绝原谅她，他恨她，恨她和她的举止、她的歌曲、她的衣服以及她起名为“黑夜”的那条黑狗。这条狗被捆在水管上，静静地盯住戈尔德曼的父亲。后者脸色苍白，恐惧和歹毒使他的脸绷得紧紧的。“黑夜”甚至摇晃着尾巴，因为它这时还估计不到戈尔德曼的父亲几秒钟后就要杀死它。可是，戈尔德曼的父亲走近它，猛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大铁锤，又快又狠地向它的头部砸去。“黑夜”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呻吟，身体摇摇晃晃，戈尔德曼的父亲用尽全力喊道：“快死！快死！它该死！”他继续像疯子般打它，一直到狗倒在地上，整个头都被打碎、砸烂为止。它最后还抽搐了几下，发出最后一声喘息，倒下死去了。血和脑浆溅了一地，溅到马鞭草和还开着花的木槿的叶子上以及水管和屋墙上，残留在那儿，直到下了几场雨才把这一切冲洗干净。

戈尔德曼的父亲杀死了“黑夜”之后便赶紧去冲洗铁锤、双手和嗦嗦发抖的身体。他把狗尸塞进一条口袋，扔到老远的地方，扔到其中一块荆棘、矢车菊、野草丛生的